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本书描写了一个出身贫寒性格怯懦的男孩如何从小镇跨入北京，在都市大世界中以超人的毅力与奇绝的方法战胜自己的弱点，塑造自己的天才，征服复杂的环境，最后成为一个令全社会瞩目的成功者。作品通过一个因残酷的真实而更显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逼真地透视了爱情中的性心理，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成功的同时就是异化」的真理。

成功者

(修订版)

柯云路

著

柯云路文集

本书描写了一个出身贫寒性格怯懦的男孩如何从小镇跨入北京，在都市大世界中以超人的毅力与奇绝的方法战胜自己的弱点，塑造自己的天才，征服复杂的环境，最后成为一个令全社会瞩目的成功者。作品通过一个因残酷的真实而更显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逼真地透视了爱情中的性心理，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成功的同时就是异化』的真理。

成功者

(修订版)

柯云路 著

柯云路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功者/柯云路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059-6060-2

I.成… II.柯…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3650号

书 名	成功者
作 者	柯云路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萌 鄢晓霞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4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6060-2
定 价	39.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第一章

故事正在一点点浮现出来。

人类有很多故事,由远古到现代。有神的故事,有英雄的故事。孙悟空,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孔子,老子,秦始皇,柏拉图,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拿破仑,毛泽东,托尔斯泰,曹雪芹,萨特,卡夫卡,凡·高,乔伊斯……

这个世界到处是人物的传奇。

大人物的传奇和小人物的传奇本质相同。

儿童的游戏和政治家的纵横捭阖本质相同。

许多真实人物都能成为我们故事中的原型。而人工造就的一切人物,无论是神话造就的,还是文学造就的,都与现实中的人物同等实在。

因此,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故事中“合成”各种各样的人物。

用泥和水可以捏出各种人物。用我们感受到的各种信息做素材,也可以合成各种人物。

主人公渐渐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开始合成故事的出发点,那就是对空间的设置,对时间的设置,对社会场景的设置,对人物的最初设置。

我们的主人公,男性,他叫陈小威。当我们冥想“陈小威”这个名字时,已经多少感到这三个字带出了一些我们要讲述的人物信息。

他出身卑贱,因此,他对这个世界的征服才更加激动人心,更加具有戏剧性。

除了出身卑贱，他还没有任何先天的优势。相貌平常，既不英俊，也谈不上风流倜傥，中等个子，瘦削的脸上带着几道深刻的皱纹。

从幼年开始，他就有些口吃。这个毛病造成了他极大的心理障碍：腼腆，懦弱，内向，寡言；也可能正是这个心理障碍，造成了他的口吃。

他的童年曾有过一段捡破烂的经历。

那时他七八岁，瘦小，肮脏，破衣服被一条绳子拦腰系住，裸露着黑瘦的胸脯和锁骨凸出的肩膀。脸色黝黑，头发蓬草直立，孤零零地站在垃圾堆上。眼睛射出直愣愣的目光，含着受欺凌之后的倔强。垃圾堆小山一样高大，把幼小的他衬托在白日青天之下。他双手叉腰，气呼呼地俯瞰着被他用以死相拼的抗争吓退的对手。他用手背抹了一下已经流到嘴边的鼻涕和鼻角上的一抹鲜血。然后，捡起地上的镰刀，背起脚边比他瘦小的身躯还要大得多的箩筐，准备走了。

垃圾山下是一群男孩子。他们比他强壮，比他白净，比他优越。一个身穿白色短袖衫的胖男孩，仰着面包一样丰润的脸，望着垃圾山上的小黑孩，不正经地嬉笑着，发出一声口令。于是，那些男孩子嗷嗷叫着，兴奋地弯下腰，拾起地上的泥块、石子，向垃圾山上抛掷。雨点般的炮火轰击着高傲地站立在垃圾堆上的小男孩。

小男孩头顶蓝天，一动不动倔强地站在那里。

石块、土块纷纷落在脚下，有些击中了他的身体。他眯着眼一动不动，轻蔑地看着围攻者，歪斜的嘴角发着冷冷的倔强之光。一大块黑泥击中他的脸，他不由自主地躲闪了一下。但接着，更加倔强地站在那里，蔑视着对手。他的态度激恼了对手们。雨点般的石块、土块飞向他，噼噼啪啪击中他瘦骨嶙峋的胸脯、肩膀、胳膊和腿。他的额角已被打伤，流出一丝鲜血。他依然冷蔑地看着垃圾山下的进攻者。

进攻者们终于停下来，茫然地看着这个被他们宰割却又不屈不挠的对手像一柱黑色的树桩，也像一个高傲的国王高高站在垃

圾山上。他的屹立不动就是他们的失败。

那个最高大也最肥胖的男孩一转眼,看见不远处有一堆矿渣,便直奔过去拾起一块。这些像蜂窝一样的矿渣坚硬、毛糙,布满锋利的棱角,一旦抛过去击中那个瘦小身躯,残酷性可想而知。穿着漂亮的男孩们在矿渣堆前犹豫了一下,当他们看到肥胖男孩无所顾忌的恶作剧面孔时,也便跟着捡起了或大或小的矿渣,一窝蜂冲到垃圾山前,准备发起新的攻击。

突然传来一声锐利的喊叫:你们别打了!

在这群男孩后面的一棵大树下,站着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她一直在用紧张不安的目光注视着这场以众凌寡的残酷围剿。她也曾发出过不止一次的劝阻。她清秀的小脸上有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神情。她是这群男孩簇拥下的小公主。她不能背叛他们。然而,她又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

胖男孩扭过脸看了她一眼,说:你躲远点……然后,他助跑了几步,将手中的矿渣朝垃圾山上投去:看你不动!

新一轮的轰击开始了。他们喊着,发疯般地抛掷着。他们要打垮他的骄傲,打垮他的倔强。精神的毁灭比肉体的毁灭更重要。他们不能忍受对方孤立的倔强对他们的蔑视和讽刺。胖胖的男孩捡起一块更大的矿渣,准备像手榴弹一样朝山上抛掷。

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跑过来,伸出纤细的手臂拉住他:别打了。

一群男孩都停住了手,看着他们的领袖与公主之间的冲突。

山上的小男孩冷冷地俯瞰着山下的戏剧。

胖胖的男孩觉出了这个冲突的严重性,愤然将手一甩:你走开!把女孩甩出几步远,一屁股摔倒在地。然后,训斥地看了看左右,喊了一声:打!奋力将矿渣投向山上。这块矿渣击中了小男孩的肩膀。他疼痛地抖动了一下,继续倔强地挺立在那里。鲜血从肩膀上流下来。小男孩垂眼看了看,再一次把目光冷冷地投向垃圾山下。

疯狂的孩子们刹那间被触目的鲜血吓住了,停住了手。

胖胖的男孩气呼呼地叉着腰，恶狠狠地看着山上。

一片静穆。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站了起来，用气愤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场面。垃圾山上的小男孩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肩上的血漫下来，在阳光的照耀下，如同披着一块红色的绸带。胖男孩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山上的小黑孩，拍了拍手：走！

小女孩厉声喊道：你们把人打伤了，不能不管。

要管你管！胖男孩和小女孩对峙着。女孩气得满脸通红。走！胖男孩一挥手，领着他的队伍稀里哗啦地开拔了。

蓝天下只剩两个人。高高的垃圾山上，赤身裸臂的小黑孩遍体鳞伤，左臂上的鲜血还在流淌。他冷蔑地看着耀武扬威的队伍溃不成军地撤退。

垃圾山下，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望望远去的队伍，又仰望着山上矗立的小男孩。她不知道怎样帮助对方。冲突的发端与她有关。当穿着漂亮的“童子军”经过这堆垃圾山时，正在山脚下拾破烂的小男孩不由得看了一眼。他的目光在这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漂亮女孩身上或许不由自主地多停留了一会儿。当即，就被胖男孩骂了一声：小流氓，看什么！小男孩咬紧嘴唇，一言不发地转过头去，继续拾破烂。这多少有些激恼对方，冲突便由此开始。

哥哥——。随着一声凄厉的喊叫，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哭喊着跑过来。她一路哭着往垃圾山上跑。绊倒了，爬起来。踉踉跄跄地爬着。小男孩犹豫了一下，扔下手中的镰刀，从垃圾山上连跑带滑地冲到妹妹身边，把妹妹抱起来。妹妹在哥哥的怀里抽泣着，一边用手轻轻摸着哥哥的手臂，两眼含泪望着哥哥：哥哥，哥哥，他们欺负你了？很痛吗？小女孩不知该用什么东西给哥哥包扎伤口。

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走过来，她的个子几乎和小男孩一样高。她拿出雪白的手绢，又脱下罩在连衣裙外面的薄薄的坎肩，用力撕开，给男孩子小心地包扎起来。

小男孩紧绷着脸，默默地看着她包扎。

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一心一意地包扎着，只偶尔抬眼瞟一下小男孩。

小妹妹搂抱着哥哥，仰脸望着这个陌生的场面：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面孔，上面是青蓝色的天空。

二

我们主人公的童年一定有许多故事。他穷困，瘦小，饥饿。他缺乏双亲的爱抚。他沉默寡言。倔强，同时又懦弱。他倔强于孤独；懦弱也在于孤独。

但是，天下有数不清的因素在造就着各种各样的奇怪事物，我们无需一一罗列这些因素。我们只知道，在这一幕之后的若干年，我们的主人公长大了。

他未能就读大学，也未能获得显赫的职位。

垃圾山上的倔强并没有演绎为体力上的劳作，他成为一个在书堆中跋涉的人物。

这是一个看来默默无闻、实则充满了不平则鸣能量的人物，充满了出人头地、把一切曾践踏过他的人物都打翻在地的野心。他研究物理学，写下了成堆的自认为可以打倒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论著。这些论著曾投寄多家理论刊物和物理学专家，从未有人能够指出他的谬误，也从未有人相信他的结论是成立的。

每每登门造访，他总是怯怯地、影子一般站在门前，皱巴巴的衣服与皱巴巴的背包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个个灰色或者黑色的影子。智慧的、戴着眼镜的教授们没人能够从他的著述中找出逻辑的不通，但也无法承认他立论的正确。

他曾写就各种经济学著作。他重新解释诸多经济学理论，形成了一整套新的范畴。在新的体系中，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所研究的众多现象与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研究的众多现象都纳入一体。他还特别研究了文化学，写就了厚厚的书稿。人类的全部文明都可以概括为文化，他也便在文化学的研究中，展开了广阔

的思路。

一本又一本的稿纸带着不同年代印刷款式和纸张的气息,堆积在他的小屋里,尘封土垢。或者散落在这一家及那一家编辑部的角落里,尘封土垢。或散落在这个学者及那个教授的书房角落里,尘封土垢。说是尘封土垢,又不那么绝对,这些学者、教授常常会在遥远的记忆中想到这个思想怪绝的年轻人,觉得他奇,觉得他别出心裁的思路中有些让人难以相信又不得不注意一下的天才之处。于是,那些誊写整洁而纸张粗劣的书稿会被再一次翻寻出来,会被浏览,甚至会被红蓝铅笔做些许标记。这些标记表明一种引发思想的启示,也表明怪诞引起的疑惑。

这个世界很怪,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对世界的特殊描述。

有时人们相互争论,只是因为各自的角度不同,描述的方式不同。东方人的描述方式与西方人的描述方式不一样,并不能因此用东方的描述方式否定西方的描述方式,或者用西方的描述方式否定东方的描述方式。就像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它对宇宙,对宇宙中的人体有一整套描述。这个描述在它的逻辑中是圆通的,自洽的。当我们按照它的逻辑体系思考和实践时,就能够治愈许多疾病。然而,如果用西方的范畴体系去考察它,又很难确认《黄帝内经》的体系是成立的。

我们的主人公各种奇思怪想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总是用自定的范畴描述世界。正因为他的特殊,他内在逻辑的严整,使得那些博学的学者都难免注意一下。翻开粗糙稿纸的第一页,就会被他整洁的字迹、独特而严整的逻辑叙述抓住。一旦沿着他的逻辑读下去,接踵而来的,就是学者自己的思想产生混乱。当他用自己的体系评判对方时,感到无从入手。而要完全进入对方的体系,又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只好在自己的体系和对方的体系中跳来跳去,茫然不知头绪。

这个小男孩不知做了多少尝试,希望引起世人的理解与接受。

这些尝试绝无清高可言,他给有可能提携他的各种人物写信,他甚至希望通过最世俗的人情关系,沟通自己出类拔萃的思想与

混世魔王才能适应的世界之间的联系。他的手法太拙劣了，他的社会资源太贫乏了，他的能力太有限了。

他的种种活动只显出猥琐、卑微与可笑。

那一摞摞的厚厚书稿或许有时还使某些人物产生一丝怜悯的青睐，对这个躲在贫寒角落中废寝忘食地耕耘思想的年轻人投以一点不乏赞叹的关注；但是，及至他带点口吃地想从事一点可以用公关、联络、讨好等词汇描述的行为时，他就露出了真正的寒伧，也便受到应有的轻视。

他栖身于一个破陋的小屋。小屋的一角永远是潮湿的，逢到雨天，就嘀嘀嗒嗒地漏雨。屋里满满地挤着几个破书架，堆放着书籍与书稿。一张破旧的桌子紧贴着破旧的方窗。一桌的光明不是来自这方破窗，就是来自桌上的一盏破灯。

他狼一样俯在桌前锲而不舍地寻觅着，茫无目的又目的突出地巡狩在这个世界。

夜晚经常停电，昏黄的烛光梦幻般飘曳地映照出他灰狼般的侧影。年轻的额头早早刻上苍老的横纹。当他抬起眼时，你会发现，这是一张黝黑的脸，又是一张苍白的脸。额头的横纹既显出饱经沧桑的智慧，又带出儿童般的天真无知。当他直视你时，你会觉得他的目光有点恍惚，似乎在越过你看着身后的什么。他并不等待你用言谈、表情对他做出的反应，便已将目光转向别处。

当烛光越来越微弱时，黑暗的小屋就显出了旷远和深邃。

我们这才看到，小屋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小，它其实是个大而空旷的库房的一角。这是那种半村庄半城镇的地带才有的简陋库房。面积不小，间隔着一根又一根立柱，潮湿的土地，霉烂的气味，散乱地堆放着破烂的什物。屋顶早已破损，不规则的破窗透着冷风。小屋被几块木板间隔而成。从小屋出来，就是破败黑暗的库房。再走过嘎吱嘎吱乱响的地面（那不过是些碎木板、碎纸片），就会来到一个铁皮已经脱落的门前。嘎吱吱推开门，清冷的月光下是一条镇边的小路。

几棵枝枝丫丫已经枯老的榆树,在夜晚显出险峻的狰狞。

远处三三两两的土房,有灯亮或没灯亮。再扩展目光,黑魑魑,影绰绰,是不成体系的树木,不成背景的村落。远远的相反方向,是不成梦想的城市的缥缈灯光。

正是在这个画面中,我们看到了主人公神经兮兮的一面。他长着一张像老头又像儿童的脸。当他在月光下张望时,像失魂落魄的幽灵,像夜幕中孤寂无伴的稻草人。

他觉出了自己作为生命的怪诞不经。当他思考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时,他感到自己像一头无比清醒的野狼。他把整个人类的逻辑世界当成自己狩猎的战场。当他想到中国人讲的人天合一、恍兮惚兮时,突然就会进入一种毛骨悚然的清静之中。月光从空洞的天空直照下来。周围一片黑暗,又一片明亮。他是一个黑色的影子,只有一张脸惨白地悬浮在半空。如果有过路的人远远地看见他,会被这张面孔吓得神经错乱,落荒而逃。

此刻,他就这样恍兮惚兮地飘浮在夜的阴森之中。

身躯都失去了,只有大脑戴着面具浮在空中。一张脸白惨惨地放着光,照亮着黑暗的院落和远处的旷野。他闭上眼,心中涌起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动。

感而遂通。他感到自己已与天地万物相通。他觉出田野的气息,觉出脚下土地的潮湿,觉出身后的库房与自己小屋的每一点存在,包括那久已熄灭的蜡烛,余味飘飘然。库房里每一根朽烂的木柱都有着分明的气息。周围的老榆树,一棵,两棵,三棵,四棵,五棵……枯枝直立,如魔鬼的黑爪戳向天空。他感觉着它们的气息,觉出它们寿数将尽的苍老,觉出它们的孤独和懦弱,觉出它们在黑土地中埋藏的接近枯死的根系。奄奄一息的老榆树道出了天下万物轮回的无情。

广阔的田野,田野上的房屋、道路、河渠,道路边大堆小堆的垃圾,远处的村落,人的气息,狗的气息,猪的气息。远远的地平线上,城市梦一般的辉煌。一切的一切都那样气息分明而又混沌地存在着。

超越这些琐碎之物，广大的天空缀着星月，广大的大地沉甸甸地铺就世界。

他再一次感觉自己狼一样精瘦而矫健的身体，干枯而又火热。肩膀、胸脯、胳膊从小到大留下的伤疤，微微灼热。他狼一样呼吸着月光下的空气，咽着饥渴的唾液。唾液经过喉咙到达胃部，再往下时，他感到的不仅是食欲的饥饿，还有性欲的饥饿。

这是公狼的饥饿，又是人的饥饿。灯光朦胧的小屋又在眼前浮现。这是在人的世界中要狩猎自己位置的饥饿。他可以大声喊叫着，举着如椽的大笔去刻画人类的各种抽象文字。也可以如泣如诉地趴在柔软的土地上感觉生命。那里有河流的抒情，有星光的惆怅，有田野的悲鸣，有一年四季的变幻无常。他可以把爱的传奇书写在黑暗的土地上。他也就这样一下趴在了黑沉沉的大地上。

月光下的土地潮湿，柔韧，温暖，又带有凉意。

他的身体是烘热的。他用双手抓住大地，用双膝和双脚刨着大地。像一头饿狼在扑食，像一个浑身躁痒的毛驴在打滚，像一个被火焰烧烫的动物在冰冷的土地上翻滚求救，像一个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男孩趴在母亲丰满的双乳上，像一个受伤的动物挣扎着爬回巢穴。他四肢紧抠土地，用力贴紧着大地，进入着大地，与大地合为一体。他气喘吁吁。他大汗淋漓。他狂喷怒射。终于，他松弛下来，泄为一摊烂泥。

都不存在了，唯有一线呼吸。没有天，没有地，没有自己。

天地和自己都在那一线呼吸之中。

三

故事就像一棵植物，种子中的任何因素都会在未来的整株植物中体现出来。

这个叫陈小威的人在我们的故事中越来越清楚。额头上有三道苍老而又年幼的皱纹，高起的颧骨，直愣的眼神，狼一样的表情，

微微前倾的身躯，瘦而长大的手臂，既凶狠又无邪的目光。当我们走进那目光时，可以看见扑朔迷离的情节。

那个哭喊着扑向垃圾山上小男孩的妹妹，一直在我们的描述中影影绰绰地存在着。垃圾山上的一切，对于后来的故事都是种子。就像我们现在的描述对于明天的故事也都是种子一样。小男孩长大了，当年的小妹妹也长大了。当兄妹二人双双浮现出来时，背景上看不到更多的人。于是我们知道，他们从小失去父母，已是孤儿。

这样，小妹妹就扮演了更多的角色。她是妹妹，应该被他照顾，几乎像女儿一样。然而，因为他只有妹妹一个亲人，妹妹就自然扮演了小母亲的角色。

在空旷潮湿、弥漫着霉味的大库房里，一直有妹妹的身影浮现着。

这是一个活泼的、有几分俊秀的乡镇姑娘。她麻麻利利地出现在哥哥的世界里，为他剪裁着库房一角的小天地。去邮局寄书稿，去外界疏通关系，交涉事情，都是她在周旋。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小男孩有一份很世俗的工作，那就是看管这个有名无实的库房，看管库房周围的一片空地。这片空地被一圈不成规矩的篱笆围着。为此，他拿到一份将够他吃饭的薪水。一个人想在这个世界上耕耘学问、出人头地、发表锦绣文章，不知道需要多少物质的基础和精神的支援。这时，勇敢快乐的妹妹便照料着哥哥的吃穿住行，安排着这个“未来的天才”。

她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过早地发育了。十几岁的青春，胸部已非常丰满。个子不高，身段温柔，显出一种半羞怯、半风流的性感。她像蜜蜂一样在嘈杂的小镇上飞来飞去。她喜欢一切现实的荣耀，富贵，时髦。即使在最拮据的状态中，她也从不忘记打扮自己。她总是感到胸部胀满了骚动，渴望有足够压力的抚摸，渴望有足够穿透力的男人目光。她常常流连在一面椭圆形的梳妆镜里，做着小镇上的姑娘们特别喜欢做的大城市之梦。她不放弃一切可能去认识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花红柳绿地穿梭于小镇和省城之间。为一

些镇上的机构办事,也捎带着为哥哥办事。

结交的人越来越多:嬉笑打闹的司机;色迷迷的镇长;白皙文弱的小学老师;省城小酒店的老板;大报小报的编内、编外记者。她让他们占些小便宜,又不让自己吃大亏。她用风骚、性感以及乡镇女孩半粗野半文绉的娇嗔应对着世界。

她为自己精心设计了很多梦,设想着各种恋爱与婚姻的结局。

就像春天的小鸟,从一根树枝跳上另一根树枝,越攀越高,直到树梢。那里才能一望无际,一片春光,独领风骚。她善于对付男人。当她打掉一只又一只触摸乳房的手时,既感到被触摸的快感与刺激,也知道这里分寸处理是否得当有关她的人生大计。几乎所有的男人在她眼里都性质相同,唯有哥哥别样。

所有的男人她都需要利用;唯有哥哥需要她的照顾。

当她训斥哥哥的穿着时,当她把碗筷揉在哥哥的面前时,当她一边训斥数落、一边帮着哥哥收拾杂乱的桌子时,眼前经常浮现出这样的图画:母亲在料理自己的婴孩,在唠唠叨叨地给孩子把屎把尿,整换尿布。母亲做这些活计时,是不假思索的,是自然而然的义务与责任。

对妹妹的介绍似乎足够了,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一个对她以及对主人公都十分重大的事实——再聪明的女孩子,也聪明不过成群的男人。

当她做着小鸟攀高枝的美梦时,却接二连三地失算上当。她先是被一个男人搞大了肚子,不得不去医院流产。后来,又闹了不知多少要死要活的戏剧。当我们的主人公似乎知晓了事情的性质时,妹妹已经变成一个目光呆滞、神志懵懂的陌生人。

像一阵小风,库房的门被吹开了,一道白色的阳光像尖锐的铝合金片刺进黑暗。我们的主人公在小屋中抬起眼,看见了那片切破黑暗的阳光,看见了明亮耀眼的库房门,痴呆呆的妹妹正倚在门边。她背着阳光走过来,愚蠢而苦难的影子在铝合金一样的阳光中晃动。他踏着妹妹长长的影子走到她面前,妹妹身后的光亮刺得他睁不开眼,但他还是看清了妹妹的面孔,黑黑的眼窝深

陷着，目光直直的。这个曾经像母亲般照顾过他的女孩子，现在傻得可怜。他问妹妹吃饭了没有，干什么去了，妹妹傻呆呆地无所表示。她的眼睛不看哥哥，而是恍惚着，涣散着，似乎在想遥远的事情。

他曾经不止一次想搞清楚妹妹到底被谁耍弄了，他也曾不止一次暴跳着喝问妹妹：是谁？是谁？库房角落中白天停飞的蝙蝠被喊声吓得扑簌簌起飞，妹妹总是懵懵懂懂地没有反应。他有时禁不住暴烈起来，抓住妹妹的双肩拼命摇撼，希望她能清醒，希望听到她的诉说，希望她能提供一个可以报复的目标。

然而，妹妹的记忆似乎已永远中断在另一个世界里。

今天，妹妹又来到这里。自从她变傻之后，她的活动半径小多了，哥哥的小屋成了她活动的中心。不知为什么，妹妹有些异样，对着哥哥的眼睛直愣愣的，多了些哀怨。这丝哀怨透过恍惚的目光射过来时，我们的主人公漾起一个男人的巨大心酸。

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震撼生命的心酸。

虽然眼前的妹妹还傻兮兮的，然而，那丝哀怨却使他第一次领会到他和妹妹的真正关系。就像他对天地大自然的感应一样，此刻他才知道，站在面前的是一个需要他保护的小姑娘。多年来习惯于像婴儿躺在母亲的爱抚中依赖妹妹照顾，不过是一个男子汉的萎缩。一种罪恶感涌上来，使他喉头发紧。伴随而来的心酸涌到脸上，鼻子一阵发酸。他一把将妹妹揽过来，想扶住她的肩膀，妹妹轻轻地把头抵在他的肩头。

他不由自主地把妹妹搂抱在怀里。

从小小年龄相依为命时起，他就没有这样搂抱过妹妹。看着妹妹发育成大姑娘以后，他甚至从没有正视过妹妹作为一个女人的存在。

此刻，他意识到要保护她，他也便会搂抱她了。

妹妹只是傻呆呆地紧贴着他，用额头在他的胸前蹭来蹭去。不知道妹妹是不是清醒了一些，她突然把头埋在他肩上大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涕泪滂沱。他轻轻地搂抱着妹妹，吻着妹妹被泪水润

湿的脸颊。妹妹越哭越伤心，浑身哆嗦着扑在他身上。他被妹妹的哭喊、妹妹的泪水、妹妹暖热而丰满的身体所激动，也被自己的怜爱之心所激动，他更紧地把妹妹搂在怀里。

像一个世纪那样长久的搂抱与亲吻，使他们忘记了世上的一切。

铝合金片一样的阳光剪开着库房的黑暗。一阵狂风暴雨的激情之后，他们静静地坐在小屋里。一方玻璃窗让进一方光明。他们在这方光明旁边的晦暗中静静地坐着。妹妹似乎不那么傻了，但也不怎么清醒，若有所思地坐着，轻轻抚摸着胸前的扣子，做哥哥的俯身抱着头。屋里好静。人类的神话在空气中凝固着。老鼠在库房空旷的黑暗中游走。天地嗡嗡作响，一片均匀的噪音。

过了好一会儿，妹妹抬起眼看着哥哥。

感到了妹妹的目光，我们的主人公放下抓住头发的双手，慢慢抬起身，只是仍旧垂着眼。妹妹直盯盯地看着他，说：你该出去做事了！

他有些惶惑地迎着妹妹的目光。

妹妹看了他一会儿，又垂下眼，凝视眼前良久，最后说：你做成了大事，成了家，我以后可以帮你去做饭。

四

妹妹终于还是精神失常了。小母亲没有了。

现在，在主人公面前出现的是黑夜。

这个黑夜如此漫长，有如一个冬天。或者，这是一个冬天，却有如一个黑夜。时空的错乱使我们的主人公好像在梦魇之中，生命的多重线索纷纷扰扰升腾起来。

他是一头狼，他是一只狐狸，他是一只山羊，他是一个蘑菇，他是一根小草，他是一棵树，他是一条蚯蚓，他是一条蛇，他是一头雄狮，他是一只躲躲闪闪的老鼠，他是一匹狂奔的烈马，他是一头因为性饥渴而嗷嗷狂叫的野驴，他是一朵随风飘逸的浮云，他是柔情

的雨水,他是覆盖大地的皑皑白雪,他是无言的寒霜,他是雪原下面掩埋的罪恶,他是野草般丛生的谎言,他是被遗弃的婴儿,在凄风苦雨的荒野中啼哭,他是吃狼奶长大的狼孩。

他是遥远时代的王子。他曾经高贵过,骑过被人羡慕不已的华贵装饰的白马,踏过如茵绿草翩翩走来,无数美女仰慕着他。他佩带着银色宝剑,剑柄上的钻石繁星般闪烁。

他像坟头上的枯枝,在寒风中呜咽。他像冬眠的小虫,等待土层解冻的春天信息。

他是无边大海中的一片小藻,被荡来荡去的海潮送上沙滩。海潮退了,他在松软的沙滩上苟延残喘。太阳出来了,沙滩晒干了,海藻逐渐萎缩,如一个纹理清晰的图案浅浅地印在沙滩上,就有女孩高贵的小脚踏在他的身上。秀美的小脚将它深深踏入柔软的沙中。他被歪曲了,和女孩脚印合在一起。潮水再次上涨时,沙已将他无情地掩埋,他无力再回到海水中了。他在沙滩上做了一个长久的梦。

不知过了多久,大海干枯了。在一万个世纪之后,人类的展览橱窗里有一块化石,那是一片色彩斑斓的海藻凝固的图案。图案像一个美丽的男孩,女孩的小脚印在图案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飘飘荡荡。黑暗中小男孩在田野的小路上行走。白胡子老头笑咪咪地出现了,抚摸着他的头顶,告诉他该往哪儿去,又从哪儿来。

慈爱的老人在一片白光中飘然消逝。路边的树黑森森一片。远处的田野像油墨画一样发着青冷,夜空像深蓝的死亡。沉默的世界发出毛骨悚然的咒语。

这是一个不能扰动的世界,他凝固在其中。田野和夜空像一块凝固的化石,像水晶中的图案。他是图案中的一个小小景观。

当我们极力要进入主人公的思维时,无论是黑夜般的冬天或冬天般的黑夜,最现实的还是那空旷无边的黑暗库房及库房一角隔开的小屋。昏暗灯光的小桌上堆积着爬满文字的稿纸和印满文字的书籍。他像一头孤独的灰狼,在幽幽的洞穴中修炼。